

大學用書選譯

經濟發展之原理及形態

Harold F. Williamson
John A. Buttrick 著
沈宗甄 譯

教育部出版
正中書局印行

F08
8023

S 0164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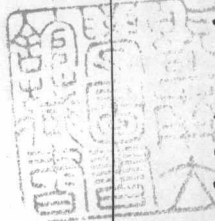
大學用書選譯



S9009575

Harold F. Williamson
John A. Buttrick
沈宗執 著
譯

經濟發展之原理及形態



教育部
正中書局
印

石印 景元生贈書

年 月 日

前言

上頁那幅地圖，*顯示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所面臨的經濟發展的艱巨任務。就北美洲人看來，世界上僅有極小部分人民有足够的所得，而過半數的人口其每年的收入係在一百美元之下。在全世界的人口，僅有百分之六，其每年所收入均貨物及勞務係超過九百美元。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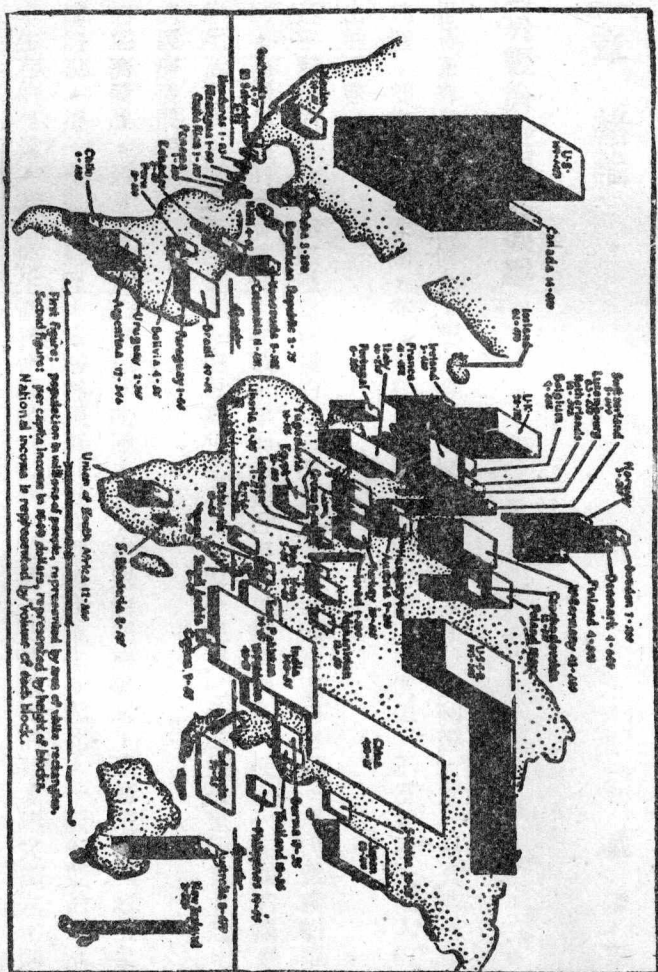
在「有者」與「無者」之間，所得的重分配即使可能，亦無法顯著改進全人類中絕大多數者的經濟地位。惟一可能的解決辦法，在增加貨物及勞務的生產，然亦非立即或輕易所能辦到。其困難情形可就下一假設中看出：即如假定以全世界每年每人所得九百美元為目標，即相當於今日美國居民平均所得的半數；又假定全世界的生產量每年增加百分之五，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二；且假定所有增加的生產，均用於提高在九百美元以下那些國家的所得水準。則約需五十年的時間始能達成這一目標。當認清了在過去的一百年間，美國國民總所得的增加僅在每年百分之三至四間；且富有國家除維持其慣常的生活水準外，對於超過此一需要的生產尚無全部放棄的傾向：則顯然即使此一估計亦尚過於樂觀。此一結論，并非意謂經濟發展為不可能，而僅在指出，當設定發展的實際目標時，切不可好高騖遠。

* 獲准轉載自Karl W. Deutsch's *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* (1953), John Wiley & Sons, Inc. and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p. 40.

† 見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Papers, Series F Numbers 1 and 3 (1961). 上頁那幅地圖，即根據聯合

國的此一估計而繪製，雖因許多國家的貨幣兌換率問題，及國民所得的統計有欠完整，而可能有錯誤，然無疑仍相當正確地反映各國國民所得的大小。下表係由上述刊物改編而成，依一九四九年各國每人所得的大小，以示全世界人口的分佈情形：

每人所得（美元）	人口（百萬）	百分率
一〇〇以下	一、三四二	五六
二〇〇以下	一、六二六	六八
六〇〇以下	二、一三二	九〇
九〇〇以下	二、二二一	九四
一、五〇〇以下	二、三七〇	一〇〇



第一數字：指人口數，以百萬計，用白色長方形之面積爲代表。

第二數字：指每人所得數，以1949年美元計，用方塊之高爲代表。

國民所得各用全方塊爲代表。

目次

原序		一
前言		一
第一章 緒論		一
對於經濟發展的興趣。經濟發展的意義。經濟發展的測定。經濟發展與社會目標。經濟發展與進步。經濟發展的分析。		一
威廉遜		一
第二章 自然資源		二一
第一章 附錄		二一
資源發展的目的。自然資源的經濟特徵。資源發展與經濟發展過程。資源發展的條件與障礙的克服。資源發展的原則。資源發展政策與計劃的大綱。		二一
費休		二一
第三章 人口型態		六一
人口範疇與每人所得的決定因素。世界的人口型態。人口型態與經濟進步的條件。		六一
史班勒		六一
第四章 勞動力		一〇五
緒言。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的任務。使勞動力贊助經濟發展的因素。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抗拒。勞動市場的組織。		一〇五
史托安		一〇五
第五章 資本的形成		一三八
蒲屈萊克		一三八

定義與概念。「正常的」投資水準。「實際的」投資水準。實際的與正常的發展率的比較。政府的影響。對於政策的理論。

第六章

企業家精神與生產技術的變化……………白羅仁：二〇〇
企業家的任務。企業家精神與生產技術的進步。企業家的品質。培養創業的企業家。生產技術的選擇與經濟發展的順序。

第六章 附錄

者七章

消費型態……………麥克肯納：二五〇
消費與經濟發展。個人消費的決定因素。消費型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。

第八章

國際間資本、人口、及生產技術的移動……………佛洛姆肯：二八六
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。國際間資本的移動。國際移民。生產技術的傳播。國外援助與欠發展地區經濟發展的展望。總結。

第九章

文化因素……………許法蘭西斯：三二六
基本概念。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。人類行為的本質。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。對於外來壓力的不同反應。自發的與人為的經濟發展。改造文化。結語。

第十章

政府的任務……………范納：三七五
經濟與政治。政府的適應性與積極性任務。政府積極性任務的可能性。一般性的評論。經濟發展的環境與政府的形式。

第一章 緒論

威廉遜

對於經濟發展的興趣

遍及全世界正有日益增長的信念，認定經濟發展爲實現諸多願望的關鍵。此一信念非僅限於開始經濟發展的地區；即在先進國家間，亦深感經濟發展具有確切的出口價值，不僅有利於輸入的國家，亦有利於輸出的國家。

即使在此近乎靜止的社會，亦經歷着緩慢的生產因素的變遷，與知識的積累。現代意義的經濟發展，却與此有別，而指迅速的經濟擴張，在數十年而非數百年的較短時期內，使一欠發展的國家，從近乎但求生存的生活方式，提升至性質迥殊的更高生活水準。對於經濟已發展的國家而言，則是指持續或加速現有的經濟發展率。

這一類的經濟發展，通常被稱爲工業化。就歷史言，迅速的經濟發展，通常確隨伴着工業的擴張。然而更正確的說，這一發展的過程，當稱爲經濟活動的更趨商業化。因此，一國主要的經濟活動雖基於近乎但求生存之農業，若由於生產技術與銷售方法的改進，使區域間的貿易隨之擴大，則雖未經工業化，而仍能經歷顯著的經濟發展。

對於此類經濟發展的普遍感覺興趣，祇是近來的現象。幾世紀來，經濟發展大體上祇與西歐人有關，亦即以環抱北大西洋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那些國家爲中心。此中原因甚爲複雜，未便於此詳加論

列，但這些國家的自然與人爲環境，皆曾鼓勵着重於物質上的發展。就這些國家的多數人士言，則經濟發展非但爲人所素習，更且與社會及經濟生活的各方面相一致，而爲人所歡迎。

在這些國家以外，則對於經濟發展的熱忱，其興起較爲遲緩。在許多地方，重視物質利益的觀念，係與當地的哲學相鑿柄。而其統治階級更常視變更固有的經濟方式，於其自身極少利益，尤常恐因此種變更而危害其經濟與社會地位。

但那些地區仍無法完全避免自十六世紀以來，日益廣被的西歐文化的影響。當十七及十八兩世紀，大部份此種影響，係伴隨着殖民地主義，及隨之而來的重商主義思想。當時那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雖受鼓勵，却嚴格地限於一定的形式，即其理想在使殖民地成爲母國經濟體系的一環，成爲其原料的供給者及製品的市場。例如英國的法律規定，在美洲殖民地禁止經營與英國本國工業相競爭的若干製造業（但並不一定有效）；更規定多種原料及半製品，必須自殖民地直接運往英國。至於歐洲其他殖民國家，如西班牙與葡萄牙等，其所頒佈的管制法令甚且更爲嚴峻。

當殖民地盡其雙重任務，成爲原料的供給者及製品的市場時，其經濟即受顯著的影響。爲供應母國所需要的貨物，其生產資源常須蠻橫的重加安排，因而引起工作習慣及職業的變遷。而西方商品的輸入，則至少影響殖民地部分人民的消費習慣，以及引起對於商業化或工業化社會各種產品的欲望。

在並非殖民地的其他地區，亦無法避免被牽入西歐各國的經濟體系。各種原料既日益來自更遙遠的地區，各處市場亦不斷地向前開拓。自從利用蒸氣力運輸，減輕海陸運費以後，此一現象尤爲顯著。廣告，推銷商的努力，商品目錄的散發，各種社會性通訊媒介（指報紙、雜誌、無線電廣播、電影

、電視等。——譯者）的激盪，以及社會上更多「歐化」人士的示範作用等，均刺激對於工業產品的需要。爲獲得此種產品，便惟有從事輸出，或變更國內的經濟結構。

對於西歐文化的此種影響，各地的反應甚爲懸殊。在歐洲人占多數的移民地區，經濟發展的觀念早爲人所接受。此尤以英屬北美洲、澳洲、及紐西蘭爲然。在仍以土著人口爲主的地區，則其反應每較爲不利。尤以在各殖民地，常視之爲「帝國主義者」統治下的「經濟剝削」，而對之有強烈的厭惡。然當殖民地由於革命，或因母國鬆弛其殖民政策，而獲得解放時，即在此等地區亦並非完全反對經濟發展。

無論在殖民地或非殖民地，領導從事經濟發展者，事實上均係少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。他們的動機有時係爲提高個人的社會及經濟地位，有時則純然關心於增進本國人民的物質幸福。而如上述兩項均無吸引力時，則經濟尤其工業的發展，顯然與一國軍事及政治上的強盛有關，更有力地使人接受經濟發展的觀念。蓋不論其所持價值觀念爲何，求國家強盛的觀念，要爲世人所普遍接受與珍視。這並非說所有國家均有希望成爲強大的國家，但當面對強大的國家時，其在國際政治上討價還價的地位，却與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。

兩次世界大戰不僅將此種國際關係戲劇化地顯示出來，更使殖民國家的控制力趨於鬆弛，因之興起了各式古老或新近始獲實現的民族主義者的雄心，隨之以真正世界性的對於經濟發展的興趣。而二次大戰以後，由於西方與蘇俄的衝突，對於經濟欠發展國家的援助，已被認爲係對於現在或潛在的盟邦，所賴以爭取其忠誠或支持的手段，更進一步鼓舞了對於經濟發展的興趣。

這些事實使經濟發展具有嶄新的時代背景，因而鼓舞了對於經濟發展過程更深入的研究。學者們被敦促重行探討經濟發展的歷史，俾對經濟發展的構成因素，獲得更精確的分析。而個人及團體，或負責日益擴大的對外援助，或負責建議如何推進經濟發展，均正覓求經濟發展的原則或準則，藉使其努力更爲有效。欠發展地區的領袖們，對於如何獲得物質上的進步，而同時不喪失其所珍視的部分固有文化與制度的問題，亦正嘗試尋求解答；更在尋求某種途徑，使接受外來援助，而避免不適當的或政治上無法接受的，外國的影響或統治。

經濟發展的意義

爲經濟發展下一精確的定義時，其基本上的困難，曾爲一有資格的觀察家所指出：

「總之，說到發展或欠發展，便須假定所指的這一社會，正趨向或未能趨向於某一確定的方向——趨向於一預定並可預期的目標或目的，且當其全部或局部實現時，這一社會的情況將較現在或過去更爲理想。換言之，說到經濟發展的過程時，在有意或無意間，便已假定或內涵了此一發展的一定標準或規範。」（註一）

如上述所顯示，通常並不將經濟發展本身視爲目的，而但視之爲實現其他目的或目標的手段。因此使我們遭遇顯然的困難，即將隨目標的各異，而須討論諸多不同的定義。幸而此一困難，其表面的成分甚於實質。蓋不論其所考慮的目標或目的爲何，要均同意以增加稀有性貨物及勞務的生產量，爲其必要條件（雖非充足條件）。此一假定的正確性，以後我們雖極願加以討論，在此則先予承認，俾作

爲界說一可用定義的基礎。因此，本書所採用者，所謂經濟的發展或成長，係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，利用一切可能獲得的資源，以求貨物及勞務的每人生產量持續增加的過程。

在概念上，此一經濟發展的定義，係將社會的經濟組織視爲一生產單位。經濟發展係用以反映或測定該一經濟社會，對於增加供給貨物及勞務的能力，諸如對於糧食、衣服、房屋、工業設備、無線電廣播節目、以及政府公務等的供給；其生產既需要各種稀有性資源，其價值則由於最後有助於消費者欲望的滿足。故將一切其他的考慮，從屬於如何獲得稀有性貨物及勞務的，更大的每人生產量的問題。而諸如社會的結構、人口的數量及組成、制度及文化、資源型態、以至於社會各成員對於產品的分配等問題，祇有當它們影響每人生產量時，始認爲有關。

以每人所得替代國民總所得，作爲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度，或將引起反對。尤其爲了增進本國的軍事力量，有些國家所感興趣者，或在養活更多的人口，而非增加個人所得；甚或願意降低每人所得，以求獲得更多的人口。在視子女衆多，其本身爲一可喜現象的國家，亦有與上述相同的想法。但此一問題對我們並無妨碍，蓋可以假定沒有一個國家樂於降低其國民總所得，而分析如何增加每人所得時，則必然將考慮如何擴大國民總所得的方法。然利用每人所得作爲標準時，可適用於多方面的用途；而凡欲以總所得爲衡量尺度的人，應用時當亦極少困難。

經濟發展的測定

吾人之定義雖可使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與其特徵相一致，然如貨物及勞務的每人生產量的變化，

能在數量上予以測定時，則此一定義的有用性將大為提高。近時國民所得計算技術的改進，祇要具備充分的統計資料，固已使此一測定成為可能，且頗為精確。應用此項技術，則國民所得的總量及其構成，可按地區或國家而估定其貨幣價值。就此項估計數字，按物價的變化而予以調整，便成為「實質的」所得；再就此項國民總所得，除以人口總數，便成為每人所得。

對於國民所得的估計，有多種不同的方法。所有此類方法的設計，均求獲得同一結果：即在計算生產時所耗用的各項資源，並同時計算其生產潛能（資本設備及存貨——譯者註）的增減，用以測定在一定時期內貨物及勞務的純生產量。（註二）

計算國民所得時所面臨的若干方法上與觀念上的問題，尚須簡單予以說明。其中之一便是如何計算政府的生產。諸如公立學校、郵局、法庭、警察、公路、及衛生等政府機構，其勞務的價值究有多少？而如陸海空三軍的勞務，是否應認為係生產其他貨物時所「耗用」，而為國民所得的一部分？至於在一定時期內資本設備的增減，其價值亦不易精確估計。又如家庭內家人所提供的勞務，及生產品之供自家消費者，既均未透過市場，其價值又應如何估定？

此類問題的解答，雖常有賴於主觀的裁定，然就其本質言，尚非不可克服的困難。但當應用此一國民所得的估計，以比較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，或同一時期在不同國家，「實質的」所得時，便遭遇遠為嚴重的困難。蓋一般均承認，此一比較的有用性，與時間及空間的距離成反比例——其理由詳見於本章附錄。換言之，當同一地區於一相距較近的期間，假如其消費者的嗜欲 (taste)，及商品間的價比均無變化；而又尚無重要的新興產品出現，或原有產品停止生產時，則此一比較的精確性甚高。

但當消費及生產等型態已有變化，或兩國經濟的性質不同時，則此一精確比較的可能性隨之降低。

至於適當的統計資料尙付闕如，或未能獲得時，則國民所得的計算技術，顯然絕少應用的餘地。以往搜集此類資料者，祇限於對此項測定既感興趣，而又有餘力從事的少數國家。此一問題的解決，無疑將爲一緩慢的過程；惟已有較多國家轉而注意於搜集此類資料，則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可望隨時日而消失。

但即使缺乏測定國民所得的統計資料，仍不妨碍吾人應用其他方法以測定經濟發展。例如出生時平均壽命預期的延長，即意指將有更多兒童成長爲一國勞動力中的生產分子，從而使人力資源爲更有效的使用。又如一國勞動力的大小，或其工業或農業的發展等，此種變化均可爲一般人所察知，雖爲一國經濟的一部分，却常與一國的總生產潛能相關。故在未能獲得更充分的統計資料前，或爲歷史上的研究時，尙可應用此種方法以推定國民所得的變化。

而即使由最完善的統計資料，精密地估計國民所得與每人所得時，亦尙未能（抑且無意於）測定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面相。例如休閒時間的增減，家庭主婦的勞務，或非法的經濟活動等，雖應認爲實質的所得，但通常均未計算在國民所得之內。而所估計的平均每人所得，亦絲毫未能說明所得的實際分配情形。因此，如祇單獨引用國民所得的統計，則經濟發展可能並非即爲大多數人民實際所得的增加（或且爲減少）。

類此有關經濟發展的若干數字之所以未予計算，並無任何技術上的理由。其計入或除外，主要決定於計算國民所得的目的；以及此類數字的搜集與計算有無可能性，或是否費用過鉅。

經濟發展與社會目標

前已述及，一般人並不以經濟發展本身爲一目的，而但視之爲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。對於某一社會的人民，細心觀察其對於各種情況如何反應時，常能由此顯露其真正所最珍視的目標。如此分析時，往往發現雖然初視之以爲最後目的者，事實上尙僅爲實現另一目的的手段。在所宣稱的經濟發展所欲促成的目標，以及相反的由人民的行動中所顯露的最後目的間，此一現象尤爲真實。沒有一個國家，至少在近代，願意承認正在計劃征服鄰邦，然而此種侵略仍可能出現於將來。而無論在民主或極權的社會，亦極少有政治家，敢於承認除了社會福利或人民利益外，尚有任何其他的利益。

對此一特性有所認識後，再讓吾人考量每人所得的增加，對於通常所亟欲實現的少數近期目的，究有何種可能關係。例如經濟發展對於軍事力量的增強，究至何種程度？每人所得的提高，是否將增加一國人民的幸福，抑或使一國人民更能適應其自然的與社會的環境？

經濟發展與軍事力量間的相關，似過於顯明而無須詳加論列。如其他條件相同時，則每人所得愈高者，便能以更大的動力與資源用於軍事生產，而不致嚴重損害一般平民的經濟生活。國民所得的統計於此雖提供了一個方便的「經濟法則」，以測量軍事力量的強弱，然仍不足以導致確定的結論。究竟某一經濟擴張，事實上能否增加此一地區的軍事潛力，乃一甚爲複雜的問題。解答此一問題，尙有賴於對現代戰爭的需要慎加分析。蓋如某一國家的每人所得雖有顯著增加，但由於缺乏或不能獲得軍事上所需的各種資源與技術，而使其爭取軍事優勢的努力仍歸失敗者，乃頗屬可能。

經濟發展與普遍所企求的人民幸福之間，究有何種確切的關係？更明白地說，當稀有性貨物及勞務的供給增加時，此一社會的人民是否將獲得更大的滿足？主要因為對於同一個人或人與人間欲望的滿足，尚無完善的方法予以測定或比較，對於此一問題惜亦未能予以確切的解答。如假定有某一社會，其消費者的嗜欲不變；其增加的所得又係分配於社會各分子，而不使任何一人的實質所得少於以往（且有人較以往增加）；則假定其幸福已有增進，似甚少疑問。雖然即使此一假設亦尚無從確切證明。

而如嗜欲不變的此一假定取銷時，又將導致何種結論？於此有以下若干可能：例如當人民一旦已習慣於更高的所得時，則很可能此一增加的所得，已不再使他們感到更大的滿足。同樣可能的是「淺嗜美好的生活」後，甚或使人得離望蜀，因而反較以往更不滿足。在另一方面，所得的增加，或使加強對於原所習見的各種產品的欲望，更或使滋生新的嗜欲。在此情況下，如滿足強烈的欲望，比之滿足較不強烈的欲望，更能帶來更多的滿足時，則滿足的總量自將增加。但於此當同時指出者，即貨物及勞務的每人生產量雖無增加，人民的幸福仍能由於嗜欲的變化而增進。換言之，不論由於任何理由，如人民能由其當時的實質所得中獲致更大的滿足時，便較以往更為幸福。然當尚無任何方法可以測驗嗜欲對於所得的變化，通常究作如何反應時，則此種討論尚不可能超越純理論的範疇。

至如關於所得分配的那一假定取銷時，亦將遭遇類此的問題。例如平均的每人所得雖有增加，而部分人民的所得却有減少時，便無法確知滿足的總量究為增加抑減少。或謂如收入較高者的所得減少，而收入較低者的所得增加時，則滿足的總量事實上將為增加。然此一假設的提出，係基於社會平等

的原則；而迄今爲止，此一原則尙非科學方法所能證明。另一類此的問題，起因於所得對於社會地位的影響。在同一社會中，較高的所得將使人有優越（或較不低劣）於旁人的感覺。究竟一般人如何基於此一心理因素以評價其所得，亦無法確切予以解答。而謂所得分配的改變，將不影響社會地位，自屬難於想像。

上述各種條件僅用以顯示若干易犯的錯誤，以免輕易斷言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間的關係，而非謂國民所得與人民幸福無關。無可爭辯地，可靠的國民所得的統計數字，爲一可以接受的更或有用的基礎，用以推想實際所發生的情形。尤有進者，對世界上大多數地區而言，上述各種條件尙恐多爲學究式的顧慮而未切實際。對於大部分人民正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國家而言，謂其每人所得的增加，使其人民多少得以分潤，而未能增進其人民幸福者，自極難令人置信。即使在經濟先進國家，亦無理由可先假定經濟發展將減少而非增進人民的幸福。

經濟發展係反映人類更能適應其自然環境，此一假設驟視之似有理由。蓋每人國民所得的增加，通常係由於更有效使用各種資源與技術的結果。但此一假設一般言雖爲正確，然如僅以國民所得爲衡量尺度時，則若干有關適應的方面，或仍無法完全顯露。正如一傑出的學者所說明：「吾人之經濟固能大量擴張，而從多方面使吾人之後代遭受禍患，諸如包括土壤的侵蝕。而或尤爲嚴重者，乃社會與道德基礎的敗壞，此一基礎爲吾人之經濟制度所賴以運行者，在今日更遠較往昔爲重要。」（註三）至於何種社會失調或將隨經濟發展以俱來，迄今尙缺乏數量上的測定，可指明其線索。例如雖有一觀察家指出：工業都市中的成年人，由於經濟生活上的種種驅策與刺激，「對於愈益加速改變中的心理